

安邊儒將朱紹良

張佛千

在對日抗戰中，久負西北軍政重任的是朱一民（紹良）先生。他統轄的第八戰區在最廣大的時候，自陝西、甘肅、青海、寧夏、察哈爾、一直到新疆，更包括綏遠及山西的邊區。戰區內情形又最複雜；有宗教問題，有少數民族問題，而所謂「雜牌部隊」也最多。在抗戰八年中，西北是全國最脆弱之一環，內外危機環繞，一有問題，即牽動整個西北大局，而竟能始終安定，大出

一般人始料之外。這完全由於朱先生雍容坐鎮之功。在我未能識荆以前，由於下面三個故事，心中已深私慕。

智勇深仁三個故事

第一個故事，是在對日抗戰之初，東戰線（指蘇浙滬三角地區）分為左右翼及中央三個作戰軍，朱先生担任中央作戰軍總司令兼第九集團軍

總司令，他將總部一直推進到真茹暨南大學附近，白天親赴前線指揮，晚間始返總部處理公務，總部經常遭遇敵機轟炸，朱先生從不進入防空洞。一次，他正以電話向蔣委員長報告戰況，在電話裏蔣委員長聽到轟然的炸彈聲，急問：「你受傷了沒有？你在那裏？」朱先生說：「沒有受傷，我在桌子底下。」蓋利用桌面掩護以防炸彈破片。不論敵機如何轟炸，他都以電話指揮全軍如故。後來奉命轉移陣地於蘇州河東岸，本來「進兵易，撤兵難」，而且前有強敵，後有蘇州河為阻，所部又都久戰疲憊，要在敵前渡河，真是兵家大忌，十分危險。朱先生乃先伴令於後日拂曉反攻，但為避免妨礙部隊運動，將輜重即晚移駐蘇州河東岸，並令工兵利用黑夜，於蘇州河上增架便橋，突於午夜後下令轉進陣地，十數萬眾於拂曉前全部安全渡河。他親率少數幕僚，在最後撤退，並且在將全軍安全轉進情形向蔣委員長電話報告以後，再行渡河。直到當日上午八時，敵方始知我軍陣地已轉移。這一次，他在軍事指揮上，充分表現了敏捷機智與沉着勇敢。當時我正奉命在蘇州創辦東戰線的陣中日報，所以我對這件事知道得很清楚。



抗戰時期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上將（右）自重慶飛蘭州在成都機場留影。

第二個故事，是我到西安以後才知道的。民國二十九年日本特務機關會派出一個策反組，潛入西北，策動西北叛亂。而其領導人又是少將級，可見這一組織的份量，我方情報偵知：該一領



抗戰時期朱紹良上將(右)在蘭州郊區與俄籍顧問晤談時之神情。

導人在抗戰前曾在西寧(青海省會)作過相當時期的勾留，與西寧某將軍有交往，此一組織，如不撲滅，隱患堪虞。朱先生乃親電西寧某將軍，令其查明該組押送蘭州。西寧某將軍，立即遵辦。於是日寇擾亂西北的陰謀，遂無由得逞。朱先生在謠諑紛紜之際，斷然棄絕一切增加誤會的方法，運用個人威信，以誠待人，人亦以誠相報，用能撲滅禍端，弭患於無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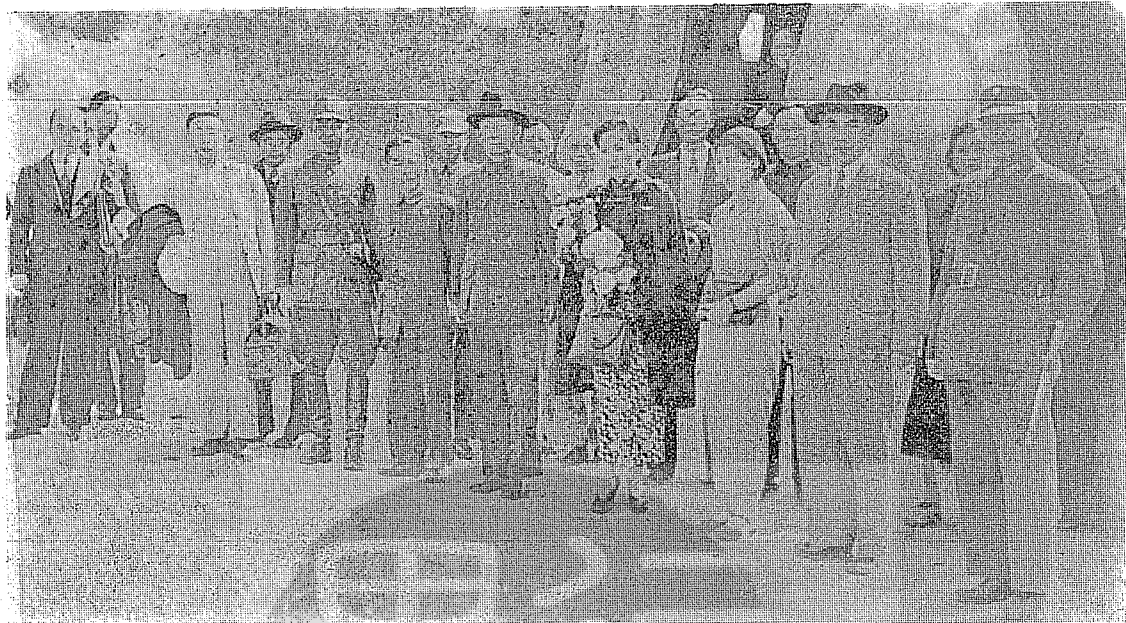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個故事，是我到西安後才知道的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末，駐綏遠的日寇由包頭攻佔五原、臨河。原駐五原的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部退沙窩，聯絡中斷。門炳岳所率的騎兵第六軍及馬鴻賓所率的第八十軍，都相繼敗退。寧夏告警，西北震動。當時無急切可以調用之兵，朱先生於二月八日(正是農曆元旦)，僅率衛士十人，星夜馳赴銀川(寧夏省會)，立令馬鴻賓軍長，調派騎兵一營，攜帶乾糧，進擾臨河，牽制敵軍。朱先生是二月十日到銀川，當夜日方北平電台即廣播：「朱某已到寧夏，調軍佈署反擊，綏西將有大會戰」。十四日朱先生前進到石嘴山要隘，召集前線將領，指示機宜，士氣大振。日方北平電台又廣播：「朱某已到石嘴山佈防」。此時，馬鴻賓部的一營騎兵，已馳騁於臨河城外，城內日軍倉皇撤走，僑軍王英部也相繼後退。我方騎兵，頗有俘獲。朱先生坐鎮兼旬，重新佈署傅作義、門炳岳、馬鴻賓、馬鴻逵諸部，推進臨河，採取攻勢，始有後來克復五原予敵重創的「綏西大捷」。假如朱先生當初不是輕騎馳赴前線，則當時潰敗之勢的演變，可能有極惡劣極嚴重

的後果。由於日本軍方對朱先生的用兵之能有了解；又認為以他當時的位置，絕不會如此輕率冒險；而朱先生對他的行動，並不守祕，故示公開。敵探的情報，日軍轉生疑慮；又以為胡宗南的大軍，一定會兼程馳援，所以不斷的派機巡邏榆林上空。但是，朱先生並沒有動用這一顆棋子，令日軍所預測的「綏西大會戰」，提早發生。一切都出乎日軍意料之外，參謀作業既然全部錯誤，吃敗仗自是必然的結果。朱先生用兵之智勇兼備，在這一役中，有顯著的表現。

氣宇恢宏即之也温

我到胡宗南先生的西安辦事處服務以後，知道朱先生是胡先生所最敬慕的長官。民國三十年十月，胡先生負責的中央軍校第七分校，成立將官班，特請朱先生到西安主持。這是我第一次瞻仰朱先生的丰采。隨朱先生同行的，是我的同學好友張宣澤兄，他是朱先生的大女婿，美風儀、具機智、善詞令、處人處事，和平謹慎，所以朱先生對這位東床快婿，甚為器重，每到一處，都令他隨行，但他在長官部却並無職務，祇是以私人身份，從旁效力。胡宗南先生也很欣賞他的才情，特別送他一些玉器古董。將官班設在離城三十里的王曲，集訓完畢後，朱先生便移節西安城內。一天，朱先生留我陪他吃晚飯，在飯後的閒談中，朱先生對我來此工作時間如此之短，而對人對事有如此廣泛的了解，頗為嘉許，並垂詢對西北經營的意見。我說：

「中國歷史上極盛的時代，西安是首都。現



周一右排後操寒梁、信忠吳、人夫長員委蔣、芳毓邱盛、才世盛、良紹朱起右排前
。影留場機化迪在等田昆

代全國道路計劃，是以蘭州為中心。但今天一般人眼中，西安已是邊疆，何況蘭州。今日之事，不論在內政在外交，西北的經營，十分重要。

「今天的西北，一團散沙，情勢複雜。所以就對人的問題來說；一面要誠懇的團結舊人，一面要切實的訓練新人。不但要有大公無私恢宏的態度，而且不可操之過急，急則僨事。所以，必需有雄才大略，德望俱隆，足以涵蓋一切，遠近信服者，始足以安定全局。故胡先生埋頭苦幹於下，而長官（他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，長官部設蘭州）從容領導於上，假以時日，庶幾有成。

「就對事的問題來說；首重建設。西北是全國最窮苦之區，又當戰時，只好做窮人的打算，不能作富人的打算，我們可以組織運用人力，修路及開渠。這兩件事可以儘量運用人力，儘量減少花錢，不僅在目前是當務之急，即在戰後，必須大量移民實邊，長官如為趙充國之屯田，交通與水利，也是奠基的工作。」

那天晚飯後，談得很多，朱先生對我的意見，時時表示嘉許

。他在西安，應該十分忙碌，但他的從容，好像閒無所事的樣子。他有一個偉丈夫的身裁，面部輪廓，正如俗稱：「方面大耳」，「鼻直口方」，廣額、劍眉、朗目。各部位的配置，充份表現恢宏拓大的氣象。

第二天，宣澤兄來告：「朱先生喜歡接近青年，喜歡聽青年的意見，尤其喜歡青年在他面前不受拘束的談話。他對你昨晚的談話很欣賞，你所說的意見，正是他的主要政策，他強調指示西北建設以交通水利為前題。但他稱許你說得透澈，善於分析。」我聽了以後，才知道我的一點淺見，早在朱先生的睿智涵蓋之中，然而他不但垂詢傾聽，而且時加譽揚，我當時却以班門弄斧自喜，思之不勝慚汗。（在朱先生督導下，交通建設的成績；改建西蘭公路（西安到蘭州）、蘭青公路（蘭州到青海）、蘭寧公路（蘭州到寧夏）、興建新青公路（青海到新疆）、甘新公路（甘肅到新疆）。甘新公路為國際交通動脈，經發動民力限期完成，以後滇緬公路被封鎖，軍用物資的輸入，獨賴此路。

安內攘外新疆歸順

第二年三月，朱先生兼任軍委會西安辦公廳主任，會到西安小住，旋因新疆局勢危急，俄軍千餘強駐哈密、並脅迫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訂立租借錫鑛密約。中央派朱先生負責處理。自三十一年七月到三十二年一月，五度飛新，結果使盛世才氏向蔣主席表示忠誠，完全聽命中央。中央正告蘇俄：新疆問題，不得向地方政府交涉，

應由兩國正常外交處理。新疆劃入第八戰區指揮，以盛氏兼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。在新疆組設中國國民黨省黨部，以盛氏兼任主任委員，派黃如今氏為書記長。設立新疆監察使署，派羅家倫氏為監察使。外交部在新疆設外交特派員，派吳澤湘氏擔任，今後對俄交涉，一律由中央負責。新疆局勢危而復安，重歸中央統治。三十二年九

月胡宗南先生所督訓的第十八混成旅徐汝誠部，始進駐哈密，俄軍也逐漸撤去。

在新疆局面穩定以後，三十三年一月，朱先生再來西安小住。一天下午，他說：「想出去走走，終南山、翠華山都去過了，而且一定有官式的照料迎送，最好找一個地方，靜靜的沒有人打擾。」我想了一下，作了一個大膽的建議：「那末，到漢未央宮遺址去走走，好不好？」我說「大膽」者，因為所謂未央宮遺址，只是一片黃土高原而已，毫無風景。但是，那裏不僅可以達到「靜」的目的，且可發思古之幽情，緬想漢唐盛世，使人心胸開拓，勵步武前修之志，這一建議，也許最合朱先生之意。果然，朱先生連聲說好，除了司機及一個衛士外，只宣澤兄與我隨行。在那莽莽高原，西風殘照之中，徐徐散步，朱先生同我漫談新疆情事，又念了一首詩，是在盛世才接風宴中口占贈盛氏的：「立馬吳山憶舊時，相逢塞外鬢如絲，平生意氣期無負，大好河山共護持」

是鬚髮皓然，可見他在新疆也十分辛苦。」我說：「這首詩既多勉勵之意，又有豐富的情感。」宣澤兄補充一件小事：「最初盛氏以為朱先生蒞新，必是多架飛機，攜帶大批隨員衛士，所以曾作大規模接待的準備。不料朱先生自蘭州飛抵迪化（新疆省會），僅帶我及副官電務員各一人，大出盛氏意料之外。」這好像三國演義上所說的「單刀赴會」。在那種危疑震憾，誠信未立之際，只有如漢光武一樣「推赤心置人腹中」。朱先生這種作風，自然一開頭即令盛氏感服。

我向朱先生說：「歷史上經營邊疆而收回領土或擴大領土者，多在國家強盛之際。今天我們對日苦戰，國土淪亡大半，民窮財盡，尤以新疆久已處於中央政令之外，內有複雜的少數民族，外有強鄰蘇俄的積極侵略，而長官以個人的德望睿智，隻手迴旋，不費一兵一彈，於杯酒談笑之間，使羣疑盡泯，隱禍都消，團結內部，重振國威，等於在國家危亡之際，收回廣大的領土，這在歷史上是罕有的事。」朱先生說：「主要的由於委員長對新疆的決策，咸合機宜，我不過是奔走之士而已。」又笑着說：「還有一點很重要，是你們的胡先生給我做後盾。」又點頭嘆息說：「還有盛世才在這個重要的時候，表示愛國效忠之誠，也是很了不起的事。」

我又問朱先生治新的政策，他說：「過去曾經有人問我這個問題，我的答復很簡單：『實行三民主義』，三民主義，即可完全解決新疆問題。」由此可見朱先生對主義真能了解篤信，而在新疆實行三民主義的民族部份，更需要政治家的



朱紹良（中）與陳誠（右）晏道剛早年在南京合影。

魄力。我從朱先生講話時斬釘截鐵的語氣，相信他是具有這樣魄力的。

西北河山暢話建設

當我們離去之時，朱先生指着一望無垠的黃色大地，配着一輪鮮紅的落日，笑着說：「我們散步談話的背景真是壯美！」

第二天，宣澤兄說：「朱先生在忙碌中，總喜歡找一個靜靜的地方，藉此鬆弛一下，有時也可考慮問題。昨天你的主意很好，談話的情形也很好，朱先生說你很可能談話。」

又有一天，朱先生晚間無客，留我吃飯。飯後，我同宣澤兄侍坐。朱先生告我：「蘭州有一個新西北社，網羅西北專家學者，研究西北建設問題。」我因說：「我曾有一個想法，可向中央研究院及國內著名大學的權威學者商洽，請他們在蘭州成立各種研究所，舉凡民族、宗教、地質、氣象、農林、水利、交通、國防等各種問題，分工要細，要完備。他們到蘭州的交通問題，及辦公住宿的房屋，都應為他們負責解決，衣食問題，即以接受戰區司令長官部的委託研究專門問題，而撥付軍布軍糧，以為補助。題目正大，使公家有案可稽。現當戰時，中央研究院的經費，可能相當困難，許多學者專家一定苦於工作難於開展。如能有此機會，自必樂於接受。同時，由於許多學者專家的集中，便很容易成立一個大學，而且可能辦成一個最好的大學。我還有一個狂想：不僅戰時如此，即在戰後，這些研究所，不但不撤走，而且更需擴大，網羅更多的學者專家

，要使蘭州成爲一個學術城，設有一個規模最大，科系最完備，擁有學生十萬以上的大學。使之成爲西北建設幹部的搖籃，於是專門人才不可勝用。我們要改造沙漠，改造黃河，發掘地下豐富的資源，工廠煙囪聳立如林，公路鐵路密如蛛網，化最窮的地區爲最富的地區，化最落後的地區爲最進步的地區。經營西北，必須以學術領導，使蘭州不僅是全國地理的中心，而且是全國文化的中心。」朱先生笑問：「你向宋南提過沒有？」

我說：「我曾用書面提過，並且表示；此一計劃如能實現，任何軍政工作，皆不願担任，但求在此一大學城中，做一名辦事務的職員。」朱先生頻頻頷首嘉許，並笑着說：「假如那時我再做甘肅省政府主席（朱先生原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，一再請辭，二十九年始由另外一位了不起的軍人谷正倫先生繼任），一定派你做蘭州市長。」

一次，朱先生電話相召，我一進門，朱先生說：「你帶我去逛逛街」。並不許通知警衛。我稍作顧慮之狀，朱先生笑着說：「他們一來，本來無事，轉生緊張，如真有事，也無大用」。說着，立刻大踏步前行，我同宣澤兄只好後隨。好在朱先生穿了便服——一件藍布長袍，頭戴便帽，拿着一根手杖。我對宣澤兄說：「看朱先生這個樣子，街上倒不致有人認出」。宣澤兄說：「認出也不要緊，他在蘭州，常常是這樣子走到街上，向小販商店殷殷問價，也是不許警衛跟隨」。那天循着鼓樓一帶走了一個圈子。回來以後，我這顆心才放下來。

朱先生公餘，輿到即揮毫，初學黃山谷，後

臨王羲之的興福寺殘碑。他收藏碑帖最富，有西安碑林的全部塌本，及抗戰前後青海、寧夏、新疆新發現的殘碑塌本。都是各省軍政長官贈送的。朱先生因爲事忙，讀碑時多，臨寫時少。只有抗戰勝利後他在上海療養足疾，住室四壁皆貼滿碑帖，晨夕臨摹，所習既雜，而此段清閒時間又短，故他常自謙謂「眼高而手低」。他在西安，寫了一張長條幅賜我。回蘭州後，又叫人帶給我一張橫幅，寫的是「淡泊寧靜」四個字。這張橫幅因爲裱好，不便攜帶，留在大陸。而長條幅則因未裱，雖然翻山渡海，輾轉萬里，幸而尚能保存。

玄武湖畔優遊閑情

對日抗戰勝利以後，朱先生在上海療養足疾。凡西北人士入京，多到上海晉謁。寧夏青海馬氏諸雄，亦時遣使者趨候。其得西北各方人士擁戴如此。足疾稍愈，也常來南京小住數日再返上海。在南京借居羅家倫先生房屋，在玄武門大樹根，離城門很近，一出城門，即是玄武湖。當時我在國防部工作很忙，只有星期日有空，南京許多要人都到上海度週末，而朱先生却常留在南京度週末，兩次我在下午去看他，他都約我和宣澤兄到玄武湖邊散步。星期日下午的玄武湖，真是遊人如織，我們便走到最遠而遊人最少的小洲上，走累了便在湖邊的石凳上小坐。朱先生因足疾需要緩緩的散步運動，我們便陪着這位元老，嘯傲湖山，消磨大半個下午。過去在西安，隨侍朱先生到終南山、翠華山，車行所經，每喜從漢唐盛世

遺跡談到有關人物。如今對着一湖碧水，迤邐的城堞，龍蟠虎踞的紫金山，樹木葱蘢樓台隱現的台城鷓鴣寺，我們便從荒唐的隋煬帝南遊而亡到偉大的唐太宗之興起，又回頭從六朝人物魏晉玄談到宋之南渡偏安一些慷慨悲歌的人物（他喜歡陸放翁辛稼軒）。一直到黃昏將盡，才返回朱寓，晚飯後，又繼續雄談。我深恐就誤朱先生的睡眠時間，但見他談興正濃，又不便起辭，我幾次向他問候：「下午散步很久，是否需要早點休息？」他總是一再堅留，直到深夜始許告退。

記得是第二次遊湖，朱先生忽然笑着問我：「你過去在西安做交際聯絡的工作，恐怕很不容易吧？」於是我說了一些小故事，他聽得非常有興趣，一直要我講下去。那一次玄武湖之遊，一大半時間都由我講話。

晚飯後，從有關南京的歷史人物，談到一些咏嘆此一歷史名城——「白門」「建業」的詩篇。後來朱先生寫了一首他近作的詩給我：

去年相對天山雪，今接青門好種瓜。
老馬畏途甘伏櫪，浮生到處好為家。
輕帆影掠長江浪，孤枕香傳隔岸花。
因病得閒原是福，驕陽冠蓋滿京華。

我稱這首詩充滿了淡泊的高致。朱先生立即指出：「最末一句，好像在發牢騷，我是有感於國家危機四伏，而政治風氣敗壞。可惜是辭不達意」。我說：「古之大臣，為天下憂，但念國家之安危，不計個人之進退。您的高風偉度，人所共識，絕不致誤會詩意。而且，詩總是有感而發

，好詩總是寄慨遙深」。我請求他再寫幾首詩，朱先生微笑說：「都不記得了」。宣澤兄說他保存一些，但也留在上海。

三十六年三月初旬，朱先生來南京，宣澤兄通知我去晉謁。這一次他好像很忙，沒有邀我們遊湖了。閒話不久，我即告辭。第二天，宣澤兄來告：「朱先生這一次是奉蔣主席電召入京，要他擔任台灣省政府主席（這時正是台灣二·二八事變以後），他雖在堅辭中，但深恐蔣主席如再堅持，他只好服從。叫我通知你，如去台灣，要請你幫忙，他並且說：『有許多事，你都適宜做』」。宣澤兄要我極端保密。我此時才明白：昨天朱先生對我說：「你不要再做交際聯絡的工作

了，你應該可以好好的做點事」。那時我在由軍事委員會的政治部改組而成國防部的新聞局中，負責第三處工作，主管國防部的公共關係，一共只有兩個科，一個科即是公共關係科，另一個科是與情研究科。一科研究，一科行動，配合很合理，完全依據美國國防部的編制，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公共關係處吧）。我願做一點實際工作，以自見，以報國，久蓄此志，聽到朱先生的話，內心充滿知遇之感。現在才知道他是對我作暗示。但是朱先生赴台之議，一方面由於他一再辭讓，一方面另有原因，後來由魏道明先生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。而我追隨朱先生工作之願，以為將來總有機緣。

（下期續完）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
定價肆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新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定價台幣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